

他不懂情，也不懂爱？

但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开始有了“家”的感觉！？

从什么时候起，他恋上了有她陪伴的幸福！？



情
话

021

第一辑

主编·叶雯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月
凌
情

赌情契约

赌情契约

月凌情

内容简介

对他而言,她只是助他成功的垫脚石,不过,她既然付出自己帮他达成目的,他当然也会相当慷慨的负起该尽的责任——

当个好丈夫,给予她衣食无缺的生活,但她不该在获得别的女人所渴望的一切之后,还对他索情求爱!

他不懂情,也不懂爱?

但从什么时候起,他开始有了“家”的感觉?!

从什么时候起,他恋上了有她陪伴的幸福?!

甚至在她离开之后,心竟隐隐作痛,那是道再多金钱权力也填补不了的深深缺口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赌情契约/月凌情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1

(花心情话系列,第1辑/叶雯主编)

ISBN 7-80171-034-7

I. 赌…

II. 月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2383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套

ISBN 7-80171-034-7/I·23

定价:144.00 元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编者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热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迴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锥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2001.11 叶 雯

第一章

九点整——

耸立于东京商业区，黄金地段上的森田总部大楼里，准时响起一阵阵推椅站起的声响。

身着白衬衫，外加黑背心，制式服装的所有男女职员，一致面向大门入口处。

就连二楼以上，三十六楼以下所有职员，也分列各单位科室门口，就为迎接每在上班之时，惯性巡视各层楼的上司。

同时间，一辆被擦拭的光亮，足以映人影像的黑色轿车，也准时停在森田总部大楼阶梯前。

透过洁亮无比的大片玻璃，刚跨下轿车的男人，可以清楚看见里边的众人，目光崇敬，却又畏惧的模样。

勾扬唇角，眼睑敛下。男人享受着众人此刻对他两极化的反应。

“副执行长，早。”

一声恭敬的问候，叫他轻扯唇角，略显出不屑。男人睨眼瞥向行至他身边的一名高级主管。

副执行长？这位置他已经坐腻，也坐烦了。只要再过几天，身为森田家长子的他，在森田集团的身份地位就将要再次跃进。

想着即将到手的亚洲区执行长位置，男人就似见到更令他心动的集团总裁大位，已在前方不远处召唤他一般，教他血液瞬间沸腾，情绪亢奋。

他喜欢权势，胜于旁人之于他的价值；他喜欢累计财富，更甚于兄弟间手足情深；他更喜欢操控一切，乃至他人之于他的生存意义。傲睨世间的黑色眼眸，倏地闪出一道阴沉眸光。

他想，如果有天，当他周身利益与外人起了冲突，那似乎不用多想，他也知道自己的选择会是什么。

这世界什么是真？什么又是假？

有人说情是真、生命是真，而一切的身外之物都是假。

而他却说权势是真、财富是真，倒是那些摸不着、触不到的情感才虚假。

试想，没了这些财势，如何能将一个人的存在价值，衬得非凡尊贵，甚至引人注目，叫人匍匐于他跟

前，自慚形穉。

生命就要像他这般，能耀出万丈光芒，能站在世界顶端，擒住世人的视线，才不枉来这世上遭。

所以，无权无势在他眼里，什么都不是，甚至比她一身名师设计的西服，更引不起他的注意。

甚至那些教他觉得无价值的人、事、物，在他生命字典中，有个同义字，那就是——废物。

为了得到众人心之所向往的权势地位，他用尽心机、耍尽手段，就为要把他人，乃至手足硬踩在脚底，当他攀上高峰的垫脚石，为他牺牲所有。

即使需要牺牲他人的幸福与快乐，乃至——生命，他也毫不在乎。因为，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是他自担任要职以来，即已想通的行为模式。

在这现实而功利的社会里，他若不强势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，那他就只能被动地等着他人并吞自己的一切，乃至生活。

甚至，处于他身边那些所谓的手足，说不定也正覬覦着他手中的大片江山。

简言之，这些他辛苦十数年才得到的权势与财富，是他赖以生存的阳光，也是他赖以呼吸的昂贵气息。

掩下心口相继涌起的激动情绪，一抬头，男人唇

扬傲意，气势威凛骇人。

只要再过几天，他就又更靠近自己的人生目标。迈出稳健步伐，男人再次步向即将被自己纳入所有的庞大企业体。

是的，只要再过几天……紧抿的薄唇，忽地扬起一道笑意。

一进三十六楼，标示有‘副执行长’烫金名牌的明亮办公空间，身为私人持助的江口加势，态度从容不迫地立于弧形桧木桌前，静待着上司批阅手中公文。

见上司将批阅好的公文，丢往桌上一角，加势在他翻开下一份公文前，把握时间开口——

“龙司先生，我刚才得到一项特别的讯息。”

“喔？有特别到不能等我看完这些公文？”森田龙司抬眼瞟着他。

“我相信，这项讯息在您来说，绝对够特别。”一抬头，加势就见到自上司眼底疾速掠过的异光。他知道自己的回答，已经引起上司的莫大兴趣。

“真的？”没错，加势的说法真的引起了森田龙司的高度兴趣。

眉梢高扬，他放下手中钢笔，双肘拄于皮制椅把上，十指交缠胸前，兴趣极浓地看着立于桌前的江口

加势。

加势一向了解他，也知道一般俗事，是绝对进不了他的耳。所以，加势所谓的特别，绝不是某某首长引咎辞职，或是某某企业成功兼并下其他公司等等在他看来是小事，但在社会大众看来却形同大事的无聊消息。

“是的，如果您对台湾韩氏企业集团有兴趣的话，那这项讯息，绝对会让您觉得十分特别，甚至特别到有些不可思议。”

“韩氏企业？你是说韩尔扬？”见到加势点头，森田龙司明显感到意外。虽然，他对那个男人不甚了解，但却也对一些在全球经贸界，占有一席之地的人，都有一点认识。

只是，他不知道那个在商场上令人闻名色变，跨足欧亚陆海空商务的韩尔扬还会有什么作为能叫他感到特别的。

除非——

“他是杀人放火？还是被掳掠绑票？”森田龙司哼笑一声。“加势，你可千万别告诉我，他又成功并下某某航空，或是某某饭店了。因为，那都不是新闻。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加势笑着回道。

“不是？难道他——”突然，他想到一个不可能中的可能。“破产了？”

虽然明知不可能，但，他就是克制不了，不断自心底涌起的恶意思法。

“哈哈——”想到这个可能，森田龙司顿时狂笑了起来。“如果真是这样，就真的太好了，太特别了。”

别人的失败，就代表着在这世界上，将又多一人被他狠踩在脚下。

所以，他哪能不笑？即使只是想像，森田龙司也觉得自己今天的心情特别愉快和得意。因为，他人的失败，将会更加照亮了他灿烂而耀眼的人生。

看着上司眼带恶意地狂笑出声，江口加势牵动唇角。他就知道类似的消息，绝对可以取悦上司向来狂傲独尊的心态。

跟在他身边多年，他早已清楚上司所有习性与想法。

“虽然与您的猜测，尚有一段距离，但是这次，他也失去够多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笑声顿然止住，森田龙司无法置信的看着加势。

“方才我接到经济时报的内线消息，据说，韩氏企

业集团将在明早正式宣布退出意大利及西班牙市场。”加势丢出一项令人震惊的讯息。

森田龙司直觉认为消息有误。

因为，他不认为韩尔扬是那种会将手中财富权势往外推的男人。只是，倘若这消息没有九成以上的真实性，加势绝不会向他报告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蹙紧双唇。

记得在上个月公司会报中，他才听到公关经理提出韩氏集团在欧洲市场上，早已奠下稳固基础，而如果森田集团对该市场有兴趣，势必得再多做评估，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兵折将。

“传闻韩尔扬拿航权和饭店经营权，要求白宫三少主白玫瑰，代为找回失踪的情妇乔颖君……”

“等一下、你说什么？”森田龙司明显一愣。“是你说错，还是我听错了？我怎好像听到你说，韩尔扬为一个情妇，甘心放弃欧洲市场？”

“都没错，那是白玫瑰对他所开出的条件。”见到上司惊讶的神情，加势也想起，方才自己刚接到消息时的愕然。”也因为这次的事件，白宫集团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，已经可以说是无后顾之忧了。”

“韩氏企业集团之所以会失去海外大半江山，不是

因为经营策略失败，也不是经营有漏洞，更不是遭到外人的设计或破坏，就只是因为一个情妇？”见到加势给予的肯定答复，森田龙司原本愉快的心情已直降谷底。

“是的。”加势点首。

“不是妻子，也不是亲人，名扬海外的他，就为了一个情妇，拱手让出江山！？”他不自觉地提高音量。

“是的。”加势再点头。

紧拧的眉，强烈释出森田龙司满心的不快。

“真是笑话！区区一个女人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值得他拿出大半心血，去找她回来？只要有权有势，要女人会困难吗！？”

美丽的女人，可以带上床享乐；聪明的女人，可以叫她倾尽所有，就为他事业如日中天，而美丽与聪明兼具的女人，当然就足以担任他森田龙司往上攀高的垫脚石。

就如，那个即将成为他新娘的山口若子一般。想到这，龙司不自觉扬起一笑。

明知她心底爱的是威格律，他也绝不在意要手段，或威胁利诱，要她为他的执行长位置作牺牲。

毕竟，嫁给了他，不仅他能得到自己处心积虑想

得到的职位，也能为她肚子里的孩子安个名分。

想到不久的将来，他将能让若子与威格律的孩子，喊他一声爸爸，森田龙司的情绪又亢奋了起来。

想像日后，威格律得知真相时的挫败，他就觉得先前对若子的求爱败阵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毕竟对他来说，一件事的胜利与否，取决于结果，而绝非过程。再说，当初也是他先利用若子，向威格律换回一块祖宅用地。所以说，只要是有利于他森田龙司的，他就会利用到底，不管是若子，还是她尚未出生的孩子。阴沉而狡猾的眸光，忽地自他眼底飘闪而过。

至于韩尔扬那叫人不可思议的行为……森田龙司唇角一扬，发出一声冷笑。

为女人放弃手中的权势与财富？真是可笑。

一下公车，陆昭榆习惯性的仰起脸庞，看了矗立在前方的银黑色企业大楼一眼后，再往它接近。

不知为了什么，每多看它一眼，她就更觉得自己与它隔隔不入。

银黑设计的架构建筑，就是给她一种森冷无情的莫名感受，就好像无论自己付出再多，也得不到它的

丝毫回应。因为，它始终冷漠的傲立于这里。

如果可以，她一点也不想在这冷漠的地方出现，只是，常被受托转交文件的自己，似乎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接近它，一次又一次的想像着它对自己的嘲讽。

呼出一口气，昭榆拿下肩上背包，往柜台的江角铃子快步走去。只要把森田总裁交给她的文件拿给铃子就可以了。她是这么想的，但是——

“嗨，昭榆。”见到常帮忙递送文件的昭榆又出现，铃子熟稔地出声招呼。

“铃子，这是森田总裁托我拿来给龙司先生的文件，请你……”她从背包里拿出森田集团的专用公文袋。

“昭榆，这次得请你自己送上去。”铃子一脸歉然：“刚才总裁秘书特地打电话交代这份文件很重要，得请你亲自送到副执行长室去才行。”

“这么重要？”对自己被赋予的重任，陆昭榆拧了拧双眉。

几个月前，她只是想来日本找远嫁到东京的小阿姨玩几天，也顺便试试自小由父亲身上所学来的日语是否通顺而已。

只是，罕见台湾亲人的小阿姨，却在与父亲商量

后，积极为她申请居留权，甚至还帮她在姨丈所服务的医院里，找到一份看护的工作。

若不是这样，她早已回台湾，也不会有机会接触到在日本商界拥有一席之地的森田裕一。只是，他似乎忘了她只是他的一名看护。

“一定很重要，否则秘书不会特别交代的。”铃子肯定的点头。“副执行长室就在三十六楼，你可以直接搭乘左边的贵宾专用电梯上去。”“知道了，谢谢你。”看了眼手中的公文袋，昭榆点了头，就往电梯方向走去。

一进电梯，按下楼层，在关门数秒之后——

“三十六楼到了。”一个女声响起，电梯门自动向两旁滑开。

看了眼手表，昭榆知道自己动作要快点，才赶得上森田裕一下次的吃药时间。

无暇注意眼前挑高空间、冷硬装潢设计的办公环境，昭榆踩着极为匆忙的步子，左右来回地看着长长走道上，每扇门上的标示名牌。

“龙司先生，司机已经接到若子小姐，再五分钟可以到楼下。”江口加势自相连的办公室里走进来。

山口若子与他原本是办公室同事，只是今非昔比，

她即将荣升为他的上司夫人。

“嗯，那走吧。”刚处理完手中公事的森田龙司站起身。

想到若子这些天来欲言又止的模样，他的心情总有些浮躁。因为他担心事情有变，所以婚前这阵子，他只能一再找时间试着安抚她的情绪。

如果可以，他也不想那么早结婚。只是，遵从父亲的意思结婚，却是他目前可以攀往高处的支点。

他希望在结婚前，若子都不要给他找麻烦。

毕竟，他都不计较她过往的情事，不但愿意娶她，也愿意接受她肚子里的孩子，那她就不该再不知好歹，给他制造麻烦。她该要感谢他的，森田龙司唇扬冷意地想。

这时，内线电话响起。

示意加势接听，他即自行走出办公室，才转身往专用电梯走没几步路，迎面而来的陌生女子，叫森田龙司顿时一愣。

他不知道在自己的地盘上，除了之前担任他私人秘书的若子外，竟还有这样出色的女人存在。而静看着眼前的陌生女子，让他有种好心情。

那一双澄亮大眼，就似藏不住任何秘密般，一再